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辛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行發襄陽留弟偉字文達總府州事愴

字僧達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魏彭城王總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

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

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

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彭城王總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總以王歸第禧

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

委之左右于是倖臣茹皓字禽奇吳人趙修字景業趙郡人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主

由是並疎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

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

荆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黃州府羅田縣北南流

至黃岡縣入江六月西臺江陵在西臺故曰西臺遣席闡文勞衍軍蕭穎胄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威縱橫不能救過初終異若霄壤蓋利無可圖則舍身殉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

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靖鎮之耳

已而東軍進屯加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行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城名在漢陽縣東北郢城降行

以韋巖行郢府事郢人安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冲與竟陵太守房僧寄急力拒守會

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即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新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我不從遂以郢城降張冲字思約助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

市令自為錄事小有得失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喚不許雍州刺史張欣泰

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荻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選名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

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欣泰等使人于坐

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

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官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

杜后母立第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

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為然乃命眾軍

即日上道綠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

人情理宜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伯之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

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降譙曰齊主寶融我家世忠貞有頑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為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太武孫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

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勳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在江寧縣西南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

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

國字德重廣之子

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

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

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

諡獻武

穎胄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行

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穎胄之命引兵破破口進至上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

水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揚徐聲言

俱舉建業窮威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

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豫州

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縣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為之副

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飾以孔雀畫服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

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情怨忿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弒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

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奉叔堂

等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歎曰

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授服之偽閭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行與雲有舊即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
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
接某偽閣通見其真生取
巧耳此與妄興之盟崔氏
同一窠臼非真剛正也

馬表初為齊守後魏類為
梁臣已非表祭華可此况
自以不去為忠而遺丘出
降謂為金其孝語尤支謬
梁主以二義士目之史家
復為稱美豈足扶翼世教

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
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蕭林王尊為皇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后
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
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
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為外議乃并法珍等謀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字靈觀扶風郿人吳興太守袁昂字千里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

狗衍圍宣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奮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

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

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

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

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

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午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

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為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謝

朏何允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允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

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

雲約同贊逆謀罪惡相等而約之負雲先入其責友會險似更甚于雲然若輩身事兩朝喪心無恥臣節且不知守尚何友誼之足云

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行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左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沈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闕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明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暉字安陸之子好文學忌之誣為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

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字智明第十一子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鄱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

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哀之服澄以喪兄

齊哀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

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
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是為梁高祖武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功臣有差齊自高帝代宋

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
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
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亮亮為中書監沈從父兄
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含死之七世孫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
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
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
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奉

齊祀寶義初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朓何允何點不至

梁徵謝朓何允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允點終不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曰石形如無肺肺主聲所以達冤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投謗木函若

朓等被徵不至無識者予之卒之皆不能自固其節是其一時矯語高尚亦詐而已矣宜李延壽謂為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也

蕭齊之禪死即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驚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信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髮數以聞言路宜言者更有大于是者乎

有功勞才器寬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庶平皆召見于前最以改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繕為別河南褚縉投之建康及其鄉人朱龍符為參並乘

伯之愚闇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縉等共贊成

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齊建安王寶實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

嚴召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

州刺史帥眾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

與其子虎牙及縉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

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

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

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

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

秋八月梁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白藏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

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黃鍾律長九寸而伸之為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

分差彊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而伸之為九尺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即上生下生三分益因以

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竹之屬漢武時仲卿所作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

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去聲韻會舉要度聲曰飲古鍾王律並皆不差于是被

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官懸止有四鍾鍾特縣者鐘鐘雜以編鐘小鐘也上

千一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衡鐘鐘大凡十六簾鐘之樹至是始設十二鍾應十二各各編鐘編磬

凡三十六簾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大鼓也一名植鼓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字德施為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饑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饑死

癸未梁天監二年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

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俟秋冬大舉寶寅明謂明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暮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頌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

濟陽人

損益舊律至是書成律二十卷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字修仁東海郢人

將軍周捨字昇遠朗族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煩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

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朓為司徒

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聽節度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注見前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

軍党法宗

党氏出自西

分兵擊東關

注見

拔關要

城名在六安

州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大峴

山名在今和州

三城

白塔

崗名在

南牽城

在霍山縣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北

道根成阜陵

注見

甫到

即修城

隍遠

斥堠

如敵將

至衆頗笑

之道根

曰怯防

勇戰

此之謂也

城未畢

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

道根命大開門

緩服登城

遭精銳

出戰破之

魏人見其意思

閒暇戰又不利

遂引去

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官于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

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

考殿最事之得失

先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

沃野鎮將于祐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

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胡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

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

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沃野漢縣後魏為鎮故

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利戎東北

梁吉盼

字彥霄

請代父死

梁主赦之

吉盼父為原鄉

後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

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

盼年十五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

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

盼曰四雖愚勿豈不知死之可憚顧

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

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

法度以

聞梁主乃宥其父罪

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

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

子死道固當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甲梁天監三年

春正月

梁襲魏壽陽不克

魏攻梁鍾離

梁遣兵救之

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

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吉盼力却舉孝不肯因父

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

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宜

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盼請

代乎然晚晚諸闕究非正

道向因縲繫事嘗以虞舜

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

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南北朝

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實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

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

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元暉字景繁常山

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王弄權納賄詳亦

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逆

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字敬儒清河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

詳遂暴卒先是有獻雞雞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雞伏此

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難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

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嫌

助之象雖而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具示衆多亦君親之而

懼乃能致福聞主觀之而懼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闕預政事如此愈重先

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無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先

魏大旱邢巒字洪賓鄭人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

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

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

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

恭病卒

道恭病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

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雅山

即大木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北晉祖述置其家于此後遂以述字名山分命諸

將伏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擢

甲執槩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軍中莫不

壯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于魏三關

一曰平靖關即春秋吳既一曰武陽關亦曰武

勝即春秋直轄一曰黃陂關亦曰百陂即春秋大隧俱在信陽州

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景穆帝之子以預穆泰之謀奪

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

梁子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閬南以鄭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繼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南義陽治鹿城閬隋為木蘭縣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于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

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

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

今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

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

每年逾衆

梁饒魯齊標榜之風日事立學聚徒而無濟實用已為敝俗元魏開國之初頗見雄畧乃習于虛文踵事浮沈亦弗思之甚已

乙未梁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

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

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胤受業齊永明中

胤素國子祭酒還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燕國以郡叛降于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

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

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

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于是巒表請乘

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足關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于梁羊祉字靈佑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懿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

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

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為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與巡行

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于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于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于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于山岳矣于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帥師伐魏

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悛字大通世隆子為副軍于洛口注見前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于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

恐武興不能久為外藩乃扇動羣氏推紹先為帝圖魏闕城陽平關城于是魏邢巒遣傳豎眼清河人

陽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據仇池至

是乃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為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如何一豎為奔亡之虜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

却比逐代通監畢覽
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
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
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
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
耶